

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

- 再讲个故事骗骗我吧
- 透支时代
- 倾听夜色
- 如意魔方
- 屈体翻腾三周半

The Era of Overdrawing

透支时代

莫怀戚 等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

- 中國十個 發展問題
- 經濟學界
- 國際化 發展
- 經濟學界
- 經濟學界

The Era of Development

發展時代

第 1 卷 第 1 期

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

〔中国当代情爱〕
〔伦理作品书系〕

莫怀戚 等著

The Era of Overdrawing

透支时代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透支时代/莫怀戚等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1.1
(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)
ISBN 7-5442-1755-8

I.透… II.莫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9184 号

TOU ZHI SHI DAI

透支时代

责任编辑 蒋和欣
责任校对 吴 起
封面设计 北京天地经纬文化公司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排 版 文昌照排
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6
字 数 414 千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000 册
书 号 ISBN 7-5442-1755-8/I·327
定 价 21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透支时代	莫怀戚	(1)
变数	张欣	(86)
拯救	张欣	(123)
倾听夜色	潘向黎	(164)
黑暗河流上的闪光	邱华栋	(196)
戏剧或城市风景	王大进	(234)
北京人	王 芑	(262)
如意魔方	野 莽	(296)
屈体翻腾三周半	陆 涛	(332)
有谁为我哭泣	晓 航	(364)
再讲个故事骗骗我吧	曹明霞	(407)
爱情一种	朱新法	(445)
随风飘荡的日子	张 梅	(477)

透支时代

莫怀戚

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侦探小说，叫《无证据谋杀》。警方找了我的麻烦，说我在书里介绍了一种“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”的杀人方法，将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。

当时我也是个警方。明白了吧？我有一点炫耀地将这本桃色封面的小说送给了领导和同事，结果有人就嫉妒地从中找出了问题，使这本书成了禁书。

那种杀人法，现在当然不能再在这里复述了，但如不大致说两句，后面的话就说不清楚。总之被害人是在浴缸里泡澡，他所爱的人开玩笑似的轻轻一个动作，就让他呛了水出现短暂昏迷后溺死在洗澡水中。没有任何他杀痕迹，只能结论为因酒醉而淹死。

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发明的，或者用文学创作的术语说，叫想象的结果，而是我在警官学院上学时从图书馆的资料里偶尔翻到的。是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法国的案子。凶手是被害人的情人，由于方法巧妙（天知道又是谁教给她的），她又仔细地弄走了一切与她有关的东西，所以没有任何人怀疑到她。她后来身患绝症，自己说了出来。

法国警方将此当做案例列入教材，是为了扩大刑侦视野；而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一例，是想到中国的浴缸越来越多了；当然，与此相应的是，情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我的妻子叹息说：真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那书名里若是少一个“据”字，叫《无证谋杀》，就不会惹这样的麻烦。

大凡现在的所谓禁书，都没有真禁，但对于我这一本，却动了真格。然而没有不疏之网，在有些偏僻的小书店里，仍能看到一两本。作者叫关尔，是我的笔名；笔名也罢本名也罢，因为不出名，所以那些漏网的书也无人注意。

我却因此事负气离开了原单位。就是说，我已不再是一名警官，而且对后来认识的人也不提及这一段历史。

我妻子支持我这么做；岂止支持，根本就是她鼓捣的。她说当警官危险，现在的罪犯越来越残忍了。“用书商预付给你的稿费办一家广告公司吧，亲爱的。”

我明白这种构思的依据。我有文学才华，而她是个画家。确切地说她是美术教师，因为自从结婚以后她就基本没有动笔了。她全方位地照顾我和儿子。她爱叫我们“两爷子”。当她说“两爷子都不是好货”时我知道她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她有时甚至叫我爸爸。

我的妻子叫王静。叫这个的太多，所以反而不会有误会。

王静很美。这样美丽的画家是不多的。她眉毛漆黑，面色红润，瞳仁如水晶，牙齿像玉石；加之她面若满月，耳垂敦厚，所以路边那些专业的和业余的术士和星相学家常常追着她走，坚持免费给她看相。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她“貌好，相也好”，让我也附带明白了相与貌原是两种概念。

然而，当我的广告公司初见成效以后，我和王静的婚姻破灭了。也不知这是她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，还是对星相学家们的讽刺。

总之，从这儿起，我只能称她为前妻了。

想起这个，我非常难受。我其实是非常爱她的。非常。我属多血质，冲动急躁，但我在追求她时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、连我自己都佩服的耐心。那些想象丰富而又孜孜不倦的细节完全可以列

人求偶教科书。那些细节我终生难望。

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。其实说爱不一定确切，确切地说应该叫需要。人们常常将爱与需要混淆……不说了罢。整个过程让我发现了许多书上读不到的东西，譬如誓言的真诚与脆弱的双重性质，以及真理不是需要的对手这种……不是道理的……道理。

的确只有需要是不可抗拒的。

我后来爱上的这个人，这个我不应该爱上的女人名字叫吴越。吴越之地，也就是后来的江浙一带吧，自古出美人。但吴越并不特别的美丽，至少她不如前妻王静美丽。但是她迷人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：迷人的不一定美丽，美丽的不一定迷人。

索性再将这两个女人比较一下吧：王静比吴越有才华，但没有后者聪明。于此我也发现才华与聪明是两种概念，如同相与貌。

我知道我的离婚是不道德的，也是不聪明的，但我为了得到吴越我只能如此。我爱王静，但我需要吴越。

一切从一次电话开始。那是个下午，有一点阳光落在窗外的树冠上，有几只精瘦的麻雀在树间飞飞落落，它们的叫声淹没在都市的喧哗中了。麻雀们为什么要呆在危机四伏的都市里呢？它们为什么不到田野上或者森林中去呢？它们为什么这般宽宏大量不厌其烦地容忍人类——就在我无可无不可地寻思这些的时候电话响了。是柔软的女声，每个字都饱含矿泉水。

“这是泰阳广告吗？”（她没说公司两字，让我很愉快。）

“正是。请问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吩咐？那我就吩咐啰。”那一头发出轻轻的笑声，“我要泰总经理。”

我要泰总经理！我的天！这句话多么撩人！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性感的声音。

“我就是。”我说，尽量让声音醇厚而有弹性。我不知道男声不可能也性感。“我是泰阳。”

“啊，像一句诗，真好听啊！”那一头哼哼地笑起来。这一次我明白了什么叫声音的性感。“泰阳是先生的本名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就是姓泰。”

“先生运气真好啊，有这么灿烂的名字。如果干脆姓太阳的太，那就更绝了。”

“这两个字是一回事，”我清清嗓子（我清嗓子时捂住了话筒），“都是大的意思。泰山就是大山，杜甫说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嘛！泰山也有写成太山的。”

“嗯，明白了。长知识了呢，谢谢先生噢！”这后面一句故意模仿台湾普通话（国语）的味儿，很调皮，很精彩。

天理良心，我真希望一直这么聊下去。我感到整个自己已经泡在她的声音里了。

然而正题还是来了。原来这位吴小姐是市科委属下维康医药开发公司的干部。维康公司最近打算研制一种用于足部的喷剂，消毒除臭，准备一开始就选中广告商，进行早期合作。

“就是说，让广告公司也参与研制的策划，这样，在什么环节上进行什么样的宣传，不是从时机、效应上很主动，很有利吗？”她说。

“这个点子很高明呢。”我真诚地叫起来，“谁出的。”

“当然是老板啦！”

“不吧！我觉得这种点子只有吴小姐这样的人才想得出来。”

“哟，这么说！”她又哼哼地笑起来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，“先生很会恭维女人呢！是经常恭维吧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！这次是身不由己，让吴小姐给煽起来了！”我发出嘿嘿的男人淳厚的笑声。

这是实话。我一般不大恭维女人。有许多情都是给煽出来的。这是一个煽情的时代。

“哟，我是这样的人？对不起。我会注意的。我可不愿伤害人。”她调子一变。

“别别别，”我有些慌了，“纯属玩笑话。呃，吴小姐，敝公司愿

意真诚合作。贵公司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呢？”

“我偶尔从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您的名片。我觉得‘泰阳’两字写得很好，有王羲之的神韵。”

我这公司创办不久，自己打广告的钱尚未挣到，只有多发名片。名片是王静制作的。

“那两个半行半草的字是你自己写的？”

“噢！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故作吃惊。那两个字其实是王静写的。

“直觉吧。就像先生刚才说那个点子是我出的一样。”

我有点惭愧。王静的字比她的画还好。我突感对不起妻子。而且，也对不起这位吴小姐。

“吴小姐熟悉王羲之，一切我也就明白了。刚才所说的泰、太通假字，是班门弄斧了。现在申明：收回。”

“别这样，泰先生。”那一头认真地说，语调沉静，“我喜欢王羲之的书法，但的确不知道泰、太通假。一个人，尤其是女人，没有必要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嗨——”我长长叹息一声，“我很尊敬你，吴小姐，既尊敬你的才学，又尊敬你的人品。”

“先生又来这一套了！见都没见过我，就知道我的人品了？玄啊！”

“男人也是有直觉的嘛。”

她说，从名片设计的不流俗，认定了这个广告公司是“可以不断产生新花招的”。

“新花招”这个说法让我大笑起来。这个女人有一种幽默的潜质。我想。我突然想结识她，即使生意上不能合作也没关系。这会儿我发现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沉闷。

我们约定了面谈的时间。由她到“泰阳”来。

晚饭时我给王静讲了这事。她并没因名片的效果有什么高兴。她嗅到了危险。她说这是个很厉害的公关小姐。“有的女人

天生丽质,但只能给男人感官的满足,易招厌倦。有的女人外表平常,却能达人心底,让男人为了她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。还记得史燕青吗?”

几年前有个全国最大的贪污案。主犯王建业为了姘妇史燕青而贪污,被捕后竟然成功地逃到外国,钱也转移了出去。但他念念不忘营救被拘押国内的史燕青,终被警方设计擒获。史燕青看着他押赴刑场。

所有传媒有一个共同的惊讶:史燕青既不美丽,也不性感。

我温存地摸了摸妻子的后脑勺,将很漂亮的一节青笋尖儿夹到她碗里。儿子叫起来:“那是我的!”

我说不错,以前所有好的都归你,以后大家都得有,“因为你已经七岁了。”

我感谢妻子的提醒。吴小姐所有热情风趣乃至性感效果,本质的目的是争取她方生意利益而已。我舀了半碗汤,一口喝完,在儿子屁股上拍了两下,开始收碗。

母子俩开始了“早期教育”。这不光是辅导作业,主要是当娘的读讲故事。王静说她在大学女生中做了多次“择婿标准排列”的民意测验,很高兴地发现在这被称为物欲横流的当今,女娃儿择婿的第一标准仍然是——人品。

测验完毕王老师总是说我摸清了你们的标准,回去才好教育儿子。学生全部快活大笑。

我打开电视,没有什么好节目,于是想起今天星期二。

我随手抓过几张报纸,三分钟以后放下了。新闻版嘛都是那些事,既无关痛痒又莫辨真伪;副刊嘛还是那些人在写:一群卖文为生的人。版面占得更多的是广告——我就是办广告的。看着那些俗不可耐毫无新意的广告词我就替厂家难过。

我以前喜欢读文学作品,譬如小说,渐渐地也不读了。有一天我突然想,一种很浅显的生活道理,让被称为作家的人用了许多笔墨绕了很大的圈子来表现,是很无聊,很可笑的。

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抽烟了。于是我到外面去。我不愿妻儿成为被动吸烟者。

我本来可以上街散散步,但街上的空气越来越糟。汽车尾气呛得人胸痛,眼睛也睁不开。

我去到楼外的花园里。这其实只是一块公共绿地,以前还植有青草,后来给孩子踏光了。不过黄桷树们成了气候,竹子也还活着。人们便觉得此处贵为花园。

我在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转悠到第三支烟时,终于承认我希望吴小姐此刻来到这里。不为别的,我需要她的那一份生动。

这人决不会丑,更不会老,否则公司不敢这么用她。我根据她的声音来判断她的身体。我感到了刺激……于是我发现了刺激对于生活的重要。

有一次我们去漂流。一串橡皮艇在激流中颠簸,高高的山崖上一群山民在看稀奇……此时有个电视台的小妞儿多愁善感地说这些人文化生活多么贫乏啊!她的导演说人家生计都忙不过来,你以为像你那么空虚啊!

当时我想这话有理。人在无需为了生计而折腾时,精神空虚定会到来。躲也躲不掉的。

今晚根据习惯,我们有夫妻生活。但我打不起精神。统计一下,这事我们已干了好几百次了。老家什,老地方,老一套……每一下都是一上一下的重复……简直成了例行公事。而这件公事的真正含义在于:我们还是两口子,我对你没意见。

真的,这种本来属于生理的事后来简直带上了政治色彩。两口子如果久不做爱则无异于宣战。冷战。到后来连话都说不拢的。

王静在生孩子以前不大热切此事,我免不了得时时讨好她。生孩子以后她来劲儿了。男人这东西贱:女人一主动他倒觉没意思了。所以不知从哪一天起,“尽丈夫职责”这个概念植入我脑袋里。有了这概念以后男人往往容易不耐烦。以前总是她说行了行

了,而现在总是我说够了吧够了吧。

此刻我抚摸着妻子的大腿根。因为太熟悉,几乎没有了摸着女人的感觉。我突然想到假如这是吴小姐的腿呢?我立刻激动起来。

结果那次活儿干得非常漂亮,王静一连声地说你真行啊。完事以后她疲乏地说谢谢你。

可怜的老婆——从那次起我们就没了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。她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替身。

见到吴小姐时我约略失望。她没有我设想的那般柔美。她不像她的声音。

她额头饱满(这是高智商的象征),颧骨较高(权力欲的象征),骨梁挺直如一张风帆,嘴唇薄(但给她的口红弄厚了一点),她的眼睛太大了……总之一切若再发展一下,她只能扮演林中女妖,在童话中骑着扫帚飞来飞去。

而且双方都比较严肃。电话里可调调情一俟见面便不合适了。这一刻也让我发现了电话不可替代的妙处。

名片上写着“总经理助理”,那么这人很可能是个小蜜。我的心冷下来,我们谈正事。

她要我从市场的角度替她论证一下那种药水有无开发价值。

我说当然有。我能说没有吗?那不是赶走客户吗?这也是一种“市场的角度”。“我要让人们看到鞋子里,尤其是鞋尖里有许多虫子和病菌,让人们以后不往里喷一点这药水简直就不敢将脚伸进去啦!”

她轻轻颌首。她这样子让我感到自己像个家庭教师,而她正期待着在我的帮助下考上大学。一个女人可以将头点得这般美丽,我没见过。

“这是从卫生与健康的角度吧?”我说,“这个角度依据正确,用广告术语说叫基础角度。但光有这个还不够,还要有超常角度,否

则没有广告效应。”

“请等等，泰阳先生（她潜在的幽默又来了。她不说泰先生，她说泰阳先生）。您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始终说的是广告，而我请您论证的，是——市场。”

如果根本就没有市场，广告再好也没有用。她是对的。

而这一种意思，昨天我对王静已经讲过。

当时我妻淡淡一笑，垂下密密的睫毛，悠悠地说：“有时候，市场是可以用广告造出来的。”

此刻我也悠悠一笑，对吴小姐说：“有时候，市场是可以用广告造出来的。”

她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昨天，当我说了这四个字后，王静说出的那一番话，让我又一次仰慕我妻才气，感到“泰阳”公司的前景充满了阳光。

王静说——人际交往：

现在人们的住房越来越宽敞，装修也越来越讲究。多半人家穿鞋已有内外之分，脱鞋进屋，做客先换鞋，基本约定俗成。门口总有一大堆拖鞋供客人使用。

问题就在这里。这些公共拖鞋，尤其是棉、绒类的，将成为一种非常厉害的污染源。有些人爱邀人来家打牌，公共拖鞋一穿就是几个钟头……“以后，门口的拖鞋架旁没有一瓶这种药水的，将门前冷落车马稀。”王静说完，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此其一。其二是当代人迷信。“脚香运气好，到处受欢迎”，可以成为一种信条植入人心。“到后来谁脚臭谁犯忌。”王静又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此刻，我将老婆昨天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。

吴小姐站起，走过来，向我伸出一只手。

我握着她的玉手，周身通了电。

公正地说她的手没有王静的肉感。王静的手背上有小肉窝，摸着温乎乎的。但这是一只我没有握过的女人的手。问题就在这

里。

一想到这可能是个风骚女人，我更激动。这样我发现了一种男人的心态：对于风骚女人既是鄙视的又是好奇的，既是防备的又是欢迎的。

这样她坐回去时我就发现了她的腿很美丽，是那种丝袜商标上的美腿，玉腿。这样看来王静的腿可能粗了一点。

最后我们商定，明天我去她的公司，同老总一起将那种喷剂的品牌、商标、包装、容量……一切的一切定下来。“让广告公司参与外观设计，有利于广告的后期运作。”她说，同我一起往外走。

这时我嗅到了她身体的香气。老天在上，那不是香水之香，是女人肉体之香。但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那种肉香。

下得楼我才知道她没车来。她说一个人，又不赶急，没要车，挤中巴来的。

我对她肃然起敬。

次日我对她更是肃然起敬——原来她的老总是个女的。

同时我又有一点失望：吴小姐很可能是一位严肃的女人。

商谈很顺利。那种喷剂的名字依了我的意见，叫鲜花牌足履净。顺便说一句，这自然又是王静给取的。

天已不早，我们一起出去时我说我饿坏了，吴小姐如不急着回去，陪我一起填填肚子吧。

“泰阳先生可不可以直接一点？你就是想请我吃饭嘛！”

我笑起来。我们上了出租车，穿过整个市区，来到江边的珊瑚台酒家。

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同别的女人共进晚餐。我心中无鬼，放得很开，双方非常自然，非常愉快。回忆一下，我与王静谈恋爱时似乎也没有这般快乐地吃过饭。我想原因可能有三条：一是那时没有什么钱，吃饭就是吃饭；二是因为太年轻，不懂情调；三是因为那种“共进”太合法。

问题就在这里。太合法了就没有快乐。因为没了刺激。

我举起酒杯：“谢谢吴小姐赏脸。”

她也举起酒杯。“谢谢泰阳先生的邀请。其实我是暗暗盼着你的邀请的。说实话，早早地回去没有意思。”

我的天！她居然也有这种感觉。但我还是说忙了一天，早点回去也好休息。

“怎么休息？睡觉吗？”

我们都笑起来。“真的。假如一个人不喜欢麻将，也不喜欢看书——报上说现代人越来越不读书了——对电视节目也挑剔……家务？现在什么机都有了，家务又有多少？这一大夜怎么过呀？”

她笑嘻嘻地看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但我已明白她的回答：就像这会儿这么过。

一阵刺激来到胸间。那是非常舒服的刺激。我认为这就是幸福。说不清的舒服就是幸福。

同不是配偶的异性呆在一起，是最好的休息？

我环顾四周。不少小格子间里都坐着一对儿。而且肯定不是夫妻……原来人们早就发现了这条真理。

出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：我看见了我的大舅子。他们在业务宴请。我们互相点点头，他迅速扫了吴越一眼，掉开了脸。

糟了，说不定我还没上车，电话就打了去。

我见到妻子时，立即主动说今天请三个客人，只来了一个，又是女的，不请又不好，整死人。我说得轻描淡写。

那你吃饭没有呢？她问。

还是吃了，我说。我放心了。舅子没有揭发。现在的确实宽松了。宽松真好啊！

她在教儿子画画。我突然想到假如这小子有一个哥哥或姐姐，就该由我来辅导作业了……这样我又发现了现代人空虚无聊的又一个原因：独生子女。

……有篇文章说，三十挂零的女人最容易有外遇：孩子勿需太多侍候，自己风韵犹存，然而只是犹存而已。“青春将逝的恐惧咬

着她们的心,她们要最后为自己生活一下。”“很年轻的不可怕,已不年轻的也不可怕,快要不年轻的女人很可怕。”文章就这么说的。

我看着王静。她符合上述情形。但她爱儿子,有责任心,所以她不可能到外面去“最后为自己生活一下”。

王静有个同学,我管她叫“跳操者”。她每周五天去健美中心跳健美操,表演,既健了美,又挣点钱。她最爱说保持体型,保持体型。有次我忍不住了,问她体型保持了来干什么?她说嘿你这个人,爱美之心人人有嘛。

其实我明白:她的体型是为男人保持的,但不是为丈夫。

有次跳操者叹口气,承认“好的工作都需要好的体型”,而且“体型同职称有点关系”。

我又想起吴越。吴越的体型比跳操者好,虽然她并不去跳操。她也符合上述情形。我想她肯定也有了孩子。现在生活条件好,卫生知识普及,女人生了孩子根本看不出来……那么她的孩子就是由丈夫在负责啰?可怜的丈夫。

第二天舅子来我家换录像带,提都不提昨天晚上事。现在的人好懂事噢,我想,以后我若见了他老兄的谁谁,我对他亲妹子也不会说的。

吴越打电话来,说喂泰阳,我发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一道景观,可资你利用做广告。

什么景观?我问。我对于“泰阳”后面第一次省去了“先生”而幸福。这一刻我又发现,有一些幸福仅仅来自省略。

她说只有我们这座城市有许多公开摆着的皮鞋箱箱。懂不懂?

我恍然大悟。我们的街上,常常可见一溜顺的擦鞋者。其他城市也有擦皮鞋的,但因不合法,只能提着擦鞋箱流窜;被擦的人只能站着。

我说喂吴越,你是说利用擦鞋箱做鞋袜清洁剂的广告?(我也